

佚存叢書

4曾4
169
34





景文宋公集卷第九十六

原本卷首  
二一頁佚

序

春日同趙侍禁遊白兆山寺序

敦牂紀歲姑洗叶月樹草以樂原田以滋春服既成  
詠雩風於沂水眾賓咸集修禊事於山陰時則若天  
水公感節物之鮮榮乘微巡之暇豫覽朝野歡娛之  
盛動山水仁智之心精驚幽徑神馳宏域吏且休矣  
伍符尺籍以無煩神且寧矣緩帶輕裘而自適於是  
追盛集睠良辰弭節乎平原按轡乎遐路惟茲山之  
奇挺實列仙之游化瞻言福地鬱有靈蹤由是嘯侶

木村榮市君  
贈此書以為  
其先考紀念  
維時明治三  
十九年九月  
早稻田香齋  
圖書



以登方靳而往歷紆餘之盤道頓岑寂之祇園旁睨  
崇巖前瞰翠阜九向之勢與朱陵而並驅萬壑之流  
疑會稽而爭長若其丹崖披壤牝谷凝神觸澗成渠  
值林爲苑跳蠻崎嶇緣雲而上征飛湧神泉相背而  
異態固可駭也朱蕤幽茂飛英幡灑翳禽聒口纖籟  
悲鳴清颺徐動徘徊於桂椒泄霧未凝彌漫於壤石  
又可樂也爾其陟降巽榭顧步飛楹送眸子於沆寥  
暢襟靈於閒宴故足蕩胸中之鄙吝究眞際之虛徐  
發金記之吾圓人毗邪之不二紛華外泯識富貴之  
儻來韻字中虛冀神明之攸舍自餘布金結瑤之麗

飛錫浮杯之侶繡栢文楣之織縵繚垣紺宇之靚深  
燦然異觀不可殫記斯亦視聽之宏埤巖藪之魁殊  
者哉天水公慨眞想之在襟顧翔陽之俄景竝徵麗  
唱以賁靈陬且念登高能賦者賢哲之令猷因物造  
端者述作之常理紅泉碧澗播康樂之詠歌高樹文  
禽形應璩之嘆息風情所屬來者難誣某猥辱嘉招  
備觀勝槩登崇望遠喜先生之竝行進牘含毫愧吾  
黨之狂簡故非善敘聊用直書天禧二年三月序

送薛嘉魚序

昔東邱第十哲之行及其敘政事則先文學而立科

史班稱西京之賢至于列循吏則次儒林而爲傳乃知決科者必深達國體執政者當輔以經術故黃帝求士無取有名炎漢決獄專傳古義用能使遐邇輸嚮驅躋仁壽之域中外僉屬財成義理之文行之惟艱兼之則寡非夫詳延博達之士精白廉茂之流琦行誕彰凝猷秀出又安可宣深厚之訓明以諭下樹尤異之績轉而上聞者哉河東薛君稟淑茂之姿生孝謹之族粹性中積適文外發弄翰弱冠乃卓犖而觀書游刃三年遂躊躇而滿志休譽隆治雋聲流聞旣而挾藻紫庭飛英文陛天子嘉危言之榮喜於同

時羣公欽未至之名居之右席乃命以位出彰其材試清秩於芸局奉成規於縣道惟君天資謹厚而敏於吏事政經嚴備而飾以儒雅按讞之際多所平反筆硯之間皆有方略乃至健訟連搆巧詆成奸捕伐紛紜充曹而物府牒訴倥偬犯慮以裝懷食肉未能遠謀歷政號爲難治加以山澤出納之計米鹽調發之勞抗傲旣深註誤增劇簡書旁午按劾而靡遑薄領相仍沈迷而未決君必發擿囊囊刺取是非思若有神心無留義解盤牙於餘地折臧否於片言吏不敢欺民是以息先是君之任茶陵也故外制陳公以

景文外公集 三  
史閣之職領漕運之權益名高材坐鎮雅俗始聞君  
之治迹深所嘉尙以爲當世之少雙及見君之行事  
又條于屬郡以爲治行之第一特發山公之密啟以  
侖漢皇之增秩逮考績於三載且奏課於十銓式奉  
絲綸之言再蒞子男之邑驥子絕足宜顧景於中原  
鯤魚踢波猶暴鬣於碣石而君深達大觀雅曹不傾  
增修素風清議益注豈銜鸞干數方朔無自薦之言  
屬和數人宋玉有珍高之嘆當淹速之由命寧地勢  
之使然乎秋八月理棹大江揚舫明發諸生供帳賦  
漢客之驪歌彩服調甘奉魯侯之壽母施于有政何

樂如之姑見夫千室之民將受其賜白城之長拱以  
蒙成當使蒲邑駐車善三稱而未盡齊人易俗政五  
目而有成自餘恢明道綱激昂盛世奉行故事祛滕  
薛之煩坦懷至公無罇俎之越朝有好爵官無費留  
勉揚令聲用速殊命謹序以爲送

登科記序

真宗卽位之八年匈奴寇河朔旣而邊鄙入保民屋  
始騷赤白之囊狎至於宰府烽燧之火幾照於甘泉  
則齊趙北邊蕭然苦兵矣于時帝怒有赫天威遐震  
矯成周之中策黜霸上之兒戲親紆宸御以見武節

景文先生集 四  
至仁由是無敵有嘉于焉折首一戎大定六羸遁去  
方見鑄劍戟之器以復九農納虎豹之皮講其五利  
渙焉大號民用胥悅而天子憫黎元之重困懼俊選  
之猶鬱特詔大河之北別從多士之貢深詔方國妙  
覈真僞於是衛多君子賁然來思燕固奇士此焉游  
處時則有若狀元齊公負卓越之志偶隆羨之運哀  
然舉首揚于王庭天不違顏肅陳其下拜手之所觸  
竝會於餘地削牘程奏上心嘉歎見主父而何晚擢  
平津於第一自公而下預選者裁十有三人儒者以  
是榮之才難不其然矣雖周人諗王國之盛文皇發

吾穀之嘆疇以加之而公美魚汕之得賢邁芷莪之  
樂育罄夫感遇形於論著乃次登科已來聖製表謝  
及奏御辭賦諸公詩筆凡若干章總題曰登龍記先  
之以制詔尊君命也次之以賦頌歸臣美也雜之以  
表奏思報上也終之以詩筆王澤盛而頌聲作也觀  
是深旨足以知公之志焉惟公深博有謀惠訓不倦  
善斷也如竹迎刃而解善教也若草望風而偃平居  
感慨常自比管樂臨事忠藎必思致堯舜不好延譽  
自結明主故處身也高明無內熱之誚慙官也私室  
乏謝恩之所好飭儒雅而敏於吏事不爲章句而得

其體要凡所撰述必究遠大成雖少選沛若緒餘信  
由夫吳王金錢乃往往有之楚國雲夢特小小者耳  
夫器之博者無近用羹之大者有遺味故公之所著  
直取其切與夫彫章縟采不周於用者將有間矣議  
者謂公奮英蕤取殊級探天下之深志訓天下之方  
動使得其位雖式百辟理乃事可也豈一臺郎可盡  
其用哉某謬爲公之知爲日已久零丁孤苦辱泣然  
而見矜倥侗顛蒙已臆乎而在後每勵駑蹇冀酬題  
齒頃因暇日得公前所著書惜其事美隆乎當時名  
未白著爰叙本末以冠篇首噫得人爲盛當知天下

之奇才垂美方來信是傳中之嘉事博雅君子其有  
取焉時年月日

送同年吳昌卿之上元序

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出其間者有吳氏昌卿  
十三官焉昌卿蚤孤事母以孝聞務時學敏縻天尊  
爵身在江海名動京師天聖初元挾榮西土厯造鉅  
公暴其素蘊倒屣握臂一旦在諸生右由是士類欽  
挹獨映當時時僕亦以先人牛馬走與計南闕旣忝  
相如之至遂並田蘇之游而朋儔後生往往竊借其  
名以爲光寵初昌卿少而好賦每私勒十題終朝而

景文公集 卷九  
九  
畢及異試之際少選成交欲勇者賈其餘游刃而滿  
於志俄署太常高第調主袁之宜春簿甫一歲丁內  
難輒去官免服闋還臺會縣官以拔萃之科高選英  
俊昌卿卽及舍里旅閉戶不出而自春涉秋言成數  
萬猶介士待鼓聲而奮博者臨蒲齒而竦適會有司  
以考限斷昌卿遂觸報罷再佐邑於昇之上元朝髦  
野賢咸爲愾歎君方奉檄欣如趨府襜如成虧之間  
不槩冲氣則細故祇悔胡無自入焉是行也春江溶  
溶春山蒼蒼羣鷺鳴呀雜花幡舞晨征夕次明晦萬  
景足以傍三戶之牢愁攄六朝之雜擬古者歌詩必  
類輒聲而柔之山之陽兮水濱擊吳榜兮行人霞之  
朝兮露夕隱阱側兮思君愛不見兮搔首江浮天兮  
共春

慶曆兵錄序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  
能言之緣井田作乘車卽鄉爲軍因田爲蒐周法則  
然外制郡國內強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  
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  
法則然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  
故六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強臣其弊勢侔則疑力



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姑  
息厭法度故羣不逞糜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  
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剗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  
藩納地梗師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  
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卒之銳而剽者充之或  
挽強或蹋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  
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  
天下已定不甚持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  
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  
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壹

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橫賜  
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爲之  
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得  
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師師無常鎮  
權不外假力不宐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憺四夷鼓行  
無前而對天下者也慶曆五年今參預貳卿濟陽丁  
公以壯猷宿望進使樞省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  
在焉而叢紛几閤非甚有紀公乃搜次首末鉤考繼  
微掇其功守戰者爲禁兵民兵錄五篇合羣曹所分  
摛諸條所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件之區處

景文宋公集 九  
戢如也彌衆而易見愈詳而不繁雖伍符猥并邊鎖  
曲折歲列廢置月比耗登披文指要坐帷而判蓋簡  
稽之決要蒐乘之總凡錄成乃上於官且俾叙作者  
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所出前創後因聖繼神  
承既有第矣近衛別錄示有尊也餘軍弗載略所緩  
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  
於上處機宥不周歲擢貳鉉台曝誠明翊權綱有德  
有言天子之寶臣歎

元太守得告南陽襄葬送行序

太守元公以絕俗之姿邁協華之運用鄒魯之經術  
始焉筮仕因田孟之長者終以立名遶胄席以聯官  
剖錄符而出守加以博練前載淵通治體盤螳封而  
不跌舞桑林而中奇陟降丹塗習聞三尺之律臨遣  
黼座親奉十行之文故公之下車也拯頽綱究雅俗  
廉問民瘼而豪傑不能擅私矣視原田正經界督課  
作而稼穡不可勝食矣頒寬大之令民咸知於上意  
削靡密之教吏自飾於儒雅風由上而化下雨我公  
而及私暮年之間一境丕變先是公迫官牒之鞅掌  
闕宰樹之營卜日月其除寒暑載離企彼南陽之田  
是有東陂之產由是愴露霈罔極之感圖雨襄有進

之業奉需頭而誥請因遞傳之載馳精懇上聞俞音  
過降越金素之彫節揭風旂而首路肅四牡以出餞  
統五鼓以戒晨醜奠旅陳簪紳舉集客有奉觴於公  
前而言曰聞夫立身以明義事君以展體顯親以盡  
誠古之道也若公之素風冲和瓌意完行鳳覽德以  
來下鴻漸陸而爲儀藹藹嘉猷式是王國穆穆休問  
賓厥帝門則身可以謂之全矣敏政勤化首公勵節  
緝素絲之五緘粲羔裘之三英固幹事而克終經布  
常而有藝則公之事君可以稱其至矣赫赫閭里結  
廷尉之駟森森松檟開京兆之阡東方之騎按道以  
千餘西京之車會葬者數百有道之碑無愧石君之  
孝不衰則公之顯親可以言其終矣若乃東漢鬱葱  
之神壤南都麗康之雄輔晝衣錯繡宴橐揮金楚老  
壺漿而出迎蜀令弩蘭而前引累茵而坐季由之感  
無窮望寺而趨張湛之恭斯在萃是衆美爲龍爲光  
卓哉昌辰仰止耆德如斯而已矣逮夫白日馳陸涼  
飈動天騎竹之童俛細侯之歸鞅熟芝之檢旌黃霸  
之治功於斯之時然後觀其榮也某恭梓攸託占藉  
有初庇雲蔭以居多偃風聲而素久粗訂輿誦深愧  
不文謹序

景文宋公集 十一  
相國張公聽普印昕師彈琴詩序

樂家有琴也於古差近釋子悟禪也在法最勝勝法難喻古聲難調二者合以相資此昕師之鼓琴也相國清河公鎮許昌之初載師以領忘言之契有命駕之行間其清靖參以宴坐心照云舊法樂甚歡於是乘艾夜之閑投蘭言之隙思有以音聲佛事蕭散天發竦神承流深根寧極者莫尙乎絲桐之樂乃進而御之旣一再行相國洒然而喜顧謂四坐曰夫聲緣器至器乃假合和寓聲現聲本虛空若夫据太和以親琴琴也特朽株枯木自解脫而論法法也皆缺月

行舟道要盡然吾聽止矣因爲詩以貺師其亂章有彈意忘琴之句所以逗機爐雪遁迹魚筌彷彿大方脗合真際師亦躊躇滿志推琴而禱之宍日子與觀焉竊美公以左槐真宰回入佛乘徑登之如此又嘉師以安弦軟音動蕩天倪造適之如彼是用叙作者之意以冠其篇云太常博士直史館廣平宋某

淮海叢編集序

詩爲天地縕予常意藏混茫中若有區所人之才者能往取之取多者名無窮少者自高一世顧力至不至爾然造物者吝之其取之無限則輒窮躋其命而

景文宋公集 卷五 十一  
拂戾所爲予略記其近者王摩詰顛於盜愁苦僅脫  
死杜子美客巴蜀入沅湘寒飢不自存李太白踣於  
貶白樂天偃蹇不得志五十餘分司元微之爲衆排  
迨終身恨望劉夢得流擯抵老弗見容是皆章章信  
驗也惟山林方外之人亟索亟用天不能扼其數以  
無求於世與道徜徉者耶予友梵才吉公其人歟公  
資能詩始來京師以高言警章與士大夫相酬謝士  
大夫爭從之游名徹天子故錫命服師號師亦以寵  
爲侈遂以南方菴天台凡三十年年愈高學愈精自  
澗東西山溪鳥魚草木風雲人事法集靈所怪區一

物一興瞻公之思不能給而告疲焉可謂取其蘊多  
矣公又挾惠力自在天果不能扼之乎故前後所著  
踰千篇分目數集所謂淮海雙編其第三集也屬子  
以敘公之得誦人口貴人紙者固多不待僕贊而顯  
矣雖然願一言焉公之徒若有辯如淨名者或呵公  
以外學自鄣公云何而默其呵使予釋然云

送承制劉兼濟知原州詩序

前年黨項羌叛乃今正月穿當路塞劫餘種將十餘  
萬騎犯高奴入金明於時侍中劉公提卒不萬人徑  
薄賊壘鏖鋒苦戰所殺過當虜勢蹙欲引去會小吏

不肖引師擅還賊乘我虛侍中伏節而殞朝廷赫然  
憤凌寇之昧惻然憫師臣之亡錄孤厥冊哀顯存歿  
仲弟寶臣自寵竿戍召人問破賊方畧寶臣頓首雪  
泣願得自當一隊腦王庭張天聲以復家仇帝偉之  
卽詔以二千石守朝那給上臺千兵光寵帳下寶臣  
邊事甚悉出入凡三對論兵數十章鋪陳切慤多得  
要領上未嘗不稱善而寶臣亦自以感遇不世故慷  
慨而誦言之旣六月引軍而西諸公嘉其行長言以  
餞又俾僕序所以必類之意以寶臣之才之傑奉廟  
算攄憤謀與羣帥協力而侍中之靈又且相子彼先  
零百年餘運何懼不克邪月捷三馳賦詩者之志也  
凡若干篇列如左方

崇祀錄序

臣聞遂古之初民神不雜雖有所報未稱禮文及夫  
黃軒之接萬靈姚虞之類上帝南正火正述乎世官  
之常祭義祭統表乎諸儒之論國之大事粲然著矣  
其後馬遷之書封禪班固之志郊祀多儀浸講前載  
益詳施及愍朝更相祖襲是以歲禱冬賽祠官之領  
可求經大畧數天子之奉逾廣蓋有道則監之在德  
叔世則狎而不蠲有唐之衰五代無象嘉生湮鬱祀

景文先生集 卷六 七  
族僭差極乎亂階啟我亨會於赫太祖以甚武戡難  
擁監觀之祝饗帝是皇思文太宗以明德保邦謹馨  
香之治制神不瀆聖上纂大維烈重離有光寶妙道  
之儉慈域庶物於仁壽忠厚躋格殊尤殚隱由是東  
緘瓊礮除道仙閣右痊鼎睢敲景雲極帝命攸式天  
載寶通揭盛典以垂榮亙淳烈而長世臣比在冗局  
頗志舊章伏念三聖相承五紀而遠文物增損百度  
之品蓋多詔符襲積一王之範當考且開元之代既  
爲通禮而韋公肅續撰禮閣新儀王涇又爲郊祀錄  
補備其事國朝惟有開寶之禮無它撰述誠恐官成  
抗守年所屢更青紫失傳尊俎潛越願褒王制嗣紀  
信書亟蒙開可俾加論緝又詔戶部郎中知制誥臣  
李維太常博士直史館臣姜嶼參相典領未遑卒業  
自屬爲邦繼以二臣兼總宬職畏官之曠編削淹期  
藁札雖存羣條靡立逮茲閑外始復講求於是興建  
隆之元據開寶之舊先列凡例明常制也次張題部  
俾從類也篇有引述原乎大本取徑要而易知注有  
援證包乎先代務覩縷而曲暢至於太僕之牢具司  
農之蔬膊光祿之脯果醪醢少府之器服圭品奉常  
之粢稻太府之薰幣將作燧鑑之給司天日時之告

景文宋公集卷第九十六  
祝史冊信撰工樂章壇墀以等級爲差攢題以位置  
相準因事示法附義生文比次有倫擴摭無間具實  
錄之體固靡尙華采備有司之傳故自成新制輒緣  
崇祀以冠書名析而第之爲二十卷有以知金玉制  
定之當黼冕致美之虔多物與稽能事云畢周禮盡  
在無待太史之觀漢儀可推當留博士之藏臣衰茶  
有素紬繹罕工絕筆冒聞魂爽震越謹上

景文宋公集卷第九十六

景文宋公集卷第九十七

序

江上宴集序

江山之助本出楚人之多才朝野之歡古有西京之  
全盛至若愛心兆和柔之感樂地遵名教之宜乘春  
陽之布和均秋水之至樂伐木醜酒之奠飲舞雩初  
服之詠歸我有嘉賓茲爲勝集攝提紀歲姑洗協月  
雨師泛灑女夷鼓歌熙熙若春臺之登湛湛美神祺  
之布予乃旅食後乘遑安治世煙煤久澡於楯鼻脇  
帶罕趨於寺門居常竝田蘇之俊游間或追永和之



襍帖况乃茂林修竹之地良辰美景之資風冷冷而  
析醒天蒼蒼而正色睨沅澧之綿野泝逶迤之曲水  
黝舒帟幕惟旅肴核則有黍甌多聞之友藁府同官  
之僚玉趾竝紆鶴蓋相蔭尤揖浮邱之袂往至高陽  
之池日車晏溫雲族澄廓敘食劑則藿萍肉藿饑餽  
鱸鯉之殊品述樂事則巾角展齒明瓊多馬之雜進  
遠睨勢勝則璇淵秀壑峨峨湯湯風雨怪物之馮戾  
近玩物態則標枝薦草離離鬱鬱陽膏協氣之憤盈  
終之美康衢之謠迷何力於上帝末亦樂開口之笑  
歸已分於百年終宴不疲盱豫無悔逮夫山玉頽於

既醉弁星俄於屢舞善說史漢何必西雒之朝賢竝  
坐胡牀未淺南州之老子而諸公惜茲眞賞命誌方  
游顧急景之將斜璧珍枚而見託河陽思歸之引恨  
不見有知音大夫登高之游惜未聞於儷賦聊題狂  
墨增塵衿時年月日序  
宋同年劔池編序  
劔池編者宗兄貫之之作也初貫之自七閩西入關  
才業銳甚鼓行英俊中京師諸儒少敢支吾時上新  
卽位至於親程材品謙讓未遑也第覆有司所校臨  
軒句唱署定其籍君以文中乙科爲吏限牽制調歛

之休寧尉未幾州將或以親致嫌改洪之豐城而君自襁巾仕途間關勤遠晝治夜計推行靡密然未嘗一日不在書研間故其點翰不患操觚率應思風泱然言泉沛然如良庖鼓刀羿子彀弓導窾不頓捨矢如破用是四周歲籥所得詩頌贊紀序啟書論若干篇題曰劔池識方游也還都之日衰而見過且以冠篇爲託僕辱君之知舊矣不命其承况勤誨乎原其天分人之能也甚靳而難悉雖有力者不能多取故史家以儒林循吏各自爲傳猶函矢工其一巧益天廢乎兩施豈若貫之進職其憂則治目吾最退立以

討則懿文益辨若使力命相會其表寢淫本元張王枝葉未可量也昔年長好學不勌惟聞袁伯每官各爲一集獨有王筠由是而觀之其有意乎作者之事矣若夫文之妍麗命稗自當觀而發之此不遽數謹

序

王參預詩後序

扶風馬蘇仲康與伯氏張建維自弁髦之齡篤常跼之愛業成門內名動京塵當時聞人多與游處咸平癸卯歲嘗奉世父官於越絕會今參豫清源公以危言大對克厭上心擢佐著作郎宰邑定海士流蘄嚮

號登龍門時仲康弟兄雅欽公名悉索素蘊振褒衣  
修矩步以士相見之禮願知於公公一覽其文厚爲  
嗟挹亟作詩一百四十言自題烏欄以遺之勗其大  
成許以遠到陽秋一字蓋重褒衣之褒機雲二賢遂  
結錦囊之顧其後建維以真宗上封之七年由進士  
第歷曲臺終博士仲康以今上初元之二年繼升奏  
籍相望雲漢穆如堦篋信夫東國人倫之不誣高陽  
才子之無隕者已仲康銜玉音之賜闕鈎婉之蹤且  
念巾箱久藏雖五經之均愛懷袖勤玩虞三歲而或  
滅非就山珉之刻易訂家楹之傳謂僕比牒同邦丐  
辭裁序因歎博士君未終公惠而無祿早世安昌人  
相罔竝卮酒之歎子夏言詩姑誌師門之舊勉述顛  
末附之左方

南陽趙叔靈集序

曩予以布衣偕計來京師凡當世有名士必求得其  
文章盡疏之牘凡數十百家其間南陽趙叔靈詩纔  
十餘解清整有法度渾焉所得不琢而美無丹雘而  
采然恨未見其多躋醴亟醕聞雅音不竟曲其嘽於  
願也後四十年予爲益州於是叔靈之孫抃以殿中  
侍御史領益路轉運使始盡得叔靈所集疾啟而玩

快然乃大償所素則詩之外又有文焉其文恢動沈蔚不減於詩然叔靈以詩自名信其好也叔靈名相淳化中貢進士未試而春官已題其警句於都堂之壁俄中第調廬江尉閱暮卒于官生平所蘊未及設張論著不盈志名雖在四方而不徹天子齋恨大宵與化而蠶報享之昧昧使仁鄙一歸於數可勝嘆哉殿中曰君既知吾祖請遂冠篇以信于傳予曰諾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丐奇博於少陵蕭散於摩詰則肖貌樂天祖長江而摹寫許昌也故陳言舊辭未讀而先厭若叔靈不旁古不緣今獨行太虛探出新意其無謝一家者歟惜壽奪其壯不克廣取而究述寧夫於詩有所嗇乎殿中蹈慶址復有名于時爲天子才臣則叔靈弗大於身而大於後身雖沒其言立古所謂不朽者叔靈尙無憾云

送英州理掾詩序

沛國十四舅再調爲英州理掾過辭於予客有惜其去者私於坐曰子嘗言舅家之才之邵可爲國華代寶今縱未能疏高爵激卽萬乘之君猶當爲三輔高選奚以之萬里而南爲予曰夫所謂德全者得喪喜愠未始入乎胸中彼宴安腊毒皆囿於物者也今夫

泰山之雲卷之在膚寸舒之徧天下和氏之玉始之爲廟器捨之倫砮砮當膚寸與砮砮若怒且呼曰我必徧天下爲廟器人方以爲不祥且怪也之人也之德也寧容以道里遠近祿稟薄厚絜然以自辯哉是其爲德也全矣姑見夫辨嚴在旦臺閣諸公皆賦詩申贈以見鄭志行矣南方寬柔獄無留事數擊鮮進醕酒休日則陟神區探奇絕彷彿洋乎天倪之地以放外物之累寧不綽綽有裕哉客曰善宜以序明日遂行

送賢上人歸山序

僧至吳地始于赤烏之年法傳震旦本乎少林之祖曰五葉付於能者一枝出於石頭龍象倚裾多生江漢之域稻麻均衆嗣發海潮之音故南方勝宗禪者稱首矣開士賢公以無礙之辯徧參之學深憫俗界之五濁示現禪那之三輩不待影策蹋蹴天下之駒全提海印吹散雪山之聚天聖三祀駐錫滬陽黑白歸之所在成市難拒有情之請遂唱別行之歌應病與大小之藥隨扣發春容之音淨名遺言眞入法門之不二充倉與處但覺歲計之有餘衆德普聞一方蘄嚮始師與今參預清源公實領妙契爲忘年之交

款茲同風有命駕之適戾止京寺且過做廬予方欲以道里往來而勞苦之師舉手曰仁者勿作是念誰爲煩惱誰爲菩提舉中則內外成三言法則真妄有二皆是宴坐皆是道場予聞師言信受珍重撤席未幾俶裝告歸江山白雲巾鉢飛鳥春郊蒼然春流泱然送師者自涯而反師自茲遠矣寧與韁璫塵諦雞鶩仕途者可希其轍跡哉欽風不忘附贅成說謹序

送張端公轉運兩浙序

國朝析楊州具區之地爲二浙以建行臺北匯三江東引五湖而注之海盡浙分也地殖稻魚山采鉛銅

熬鹽賦葑錯出珍貝飛艦長帆以輸都藏號爲經營天下之半故漕局兼按必難其人歲在庚午夏四月清河張君冠柱後惠文以二千石持節領使東南之利得盡商之初君以粹和文明夷靖強立毅然聲采出諸公間培風覽德遂遙鴻鷺乘傳蜀道也按讞平允除繳繞之禁屬城畏之佐治天邑也精力靡盬邇密靖之風都人宜之話言藝極憂爲沛力堅金所柅而羣躁就制大力所奏而衆絜洞分惟二宮亦知其能故淑旂赤裳倚君爲重噫君又將推二方之善政化吳粵之細民檢其美沒歐之忠厚底慎財求推明

章程福利便民振淹糾慝緩關更賦越息夫家將使一方之人和聲善氣韻爲景風烝爲甘濡予知夫誅求辜權權譎一切之政自君革焉齋刀啟行朱芾在股行矣強飯企乎令聲公卿有缺予又將見君之人也謹序

送張都官知兖州序

先皇帝旣釋涼如之旅夜索會昌之圖震于殊尤詔成希闕鏤肪玉之秘牒上完青於翠顛還坐明堂膺倪寬之壽遂覲東皇會帝姚之巡濟北益獻旁邑之地羣臣皆治朝宿之邸壇墀修飾牛酒和會順祝馳禱使轍相望脯胸旣祭縣次傳送於是克爲巨鎮冠於東方則吏二千石宜其遴柬清河張公以三署郎選爲百城吏師踐楊諸難莫匪嘉績實有成命俾侯于東以公文敏之才條教可紀是式是力有猷有爲則變道之邦易以從事闕畧苛細宣導湮鬱酒其煩言化爲頌聲則後蘇之民樂於嚮方將使上依靖嘉下無滅裂桑林經首出庖丁之餘蟬綏范冠爲子臯而化給儲侍貢之藝慎齊疾馭于神公優爲之朞月而已若乃理狀異等爲吏民嘉美者姑見轉而上聞以續西京循吏云

送刁君績赴蘇臺序

建木百尋不殖培塿明璣千琲必產溟渤賢人君子出於代家冠冑亦猶是焉君績十九郎生於慶門不習純袴而天與之器道資之粹弱冠哀文贄諸公諸公或大父行悉倒屣握臂爲之延譽大抵爲文旁礴史漢上下隋唐理參文表氣注言外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旣以父任隨牒參姑蘇戶曹軍事未行而鄉舉秀選君績因褫黃綬衣逢掖與羣英竝游求三物之舉爲攸司裁抑以非是報罷薦笏處士悵然同咨而君績方夷漠不屑以謂非戰之罪近乎命不怨勝已

近乎仁道之苟存更也何恤翌日拏舟東下句言爲贈先時隴西李獻臣爲君序字以表其德獻臣文之雄伯士皆蘄嚮言所許可重於陽秋而相許於朋盍之間則君之取重足以暴於天下矣矧夕拜沛公爲二千石朝之宗工太原王子野關郡政人之大方是行也君績挾汝南之評据山東之闕輔儒雅之飾以求伸於賢主人譬建瓴走丸不爲難矣何徒勞之足累哉僕之妄庸不足若夫復九變之貫宣上德刺六經之道潤吏事有所劘切者第見子野索言之謹序以贈行



張相公御賜飛白書并進歌答詔刻石序

慶曆二年秋八月皇帝御飛白書千歲二字賜大傅鄧國公公既下拜登受卽進歌一章發舒懿藻列榮遇之懇翌日有詔所以褒答甚厚公欲侈上賜夸代珍乃索完青以礪以鐫披天侔采與辭借永又俾愚題序歌右庶得其詳恭惟神筆之况有似重師臣而光愷策歟夫千歲者延紀之盛期爲壽之極言雖老彭之養聃史之隱未有過焉者也且賢人之生率五百歲謂之命世及默契筌宰感會天人則一遇之罕謂之嘉會皇意若曰公出青宮調護之舊身翊飛龍

手披叢雲三爲大丞相劬勞王室年艾功成以安車就第嗇斂謀謨完爲太和扶與陰陽回入難老故因所遇之運而以其數錫公進陪命世超十期頤惟公饗之實帝命之昔史克之頌僖公也其輯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口陋藩涼德空言不情猶適鐸採焉託于聲詩寧若自天子所發爲褒祝日珥爛乎家楹星鉤灑於毫端從古以來寵遇始終未有二公者矣至於睿姿攸縱聖蹟冥符則具素聞知狀足於詠嘆此不申頌云

景文宋公集卷第九十七

景文宋公集卷第九十八

說錄題述

鴈奴後說

周官醢人箔菹鴈醢六贄大夫執鴈莊周舍故人家  
 主人殺鴈鴈為羞品舊矣大江之南陽鳥攸居餘菰  
 稻稻羣翔輩啜者動數百千計鄉人或夜徑大澤連  
 巨繳而掩之然常苦鴈奴之覺也鄉人說曰鴈奴鴈  
 之最小者性尤機警每羣鴈夜宿鴈奴獨不瞑為之  
 伺察或微聞人聲必先號鳴羣鴈則雜然相呼引去  
 後鄉人益巧設詭計以中鴈奴之欲於是先視陂藪

鴈所常處者陰布大網多穿土穴於其傍日未入人各持束緼并匿穴中須其夜艾則燎火穴外鴈奴先警急滅其火羣鴈驚視無見復就棲焉如是三燎三滅鴈奴三叫衆鴈三警已而無所見則衆鴈謂奴之無驗也互啜迭擊之又就棲焉少選火復舉鴈奴畏衆擊不敢鳴鄉人聞其無聲乃舉網張之率十獲五而僅有脫者以是江湖之民尤嗜鴈或賤售于人予聞其事不甚諦後有隱民馮生者與予善他日問之而信馮生工屬文嘗爲鴈奴說嘆其以詐相籠以禍相嫁也其言曰奚獨鴈哉人固有之李斯秦之警也

趙高詐燎而胡亥擊之國入於漢陳蕃漢之警也曹節詐燎而孝靈擊之家獲於魏由是觀之可不爲之大哀邪予嘗愛其文今馮生遁老訪其書不獲姑掇其切著于篇還以舊名題云

舞熊說

晉有蘭子者獲二孺熊於太行山而飲食之能得其欲爲教蹲舞之技以丐市中先開迥場震之嚴鼓市人項背山立俄以巨梃鞭熊應手皆舞躩踞騰踢悉中音節伎殫曲闋蘭子放梃四顧躊躇滿志人爭投錢與之旣而自負其能數與優確時眞聖幸汾陰祠

后土曼延奇怪並參侑樂蘭子以熊見行在上奇其馴服賜以鏐器束帛遣之自是蘭子挈賜物媿讐郡縣頤指謁祖擾熊益甚遠近聞者亦爭玩之於是除地會要趣節亟引心冀技之速雇也每舞一終輒哀金數千是日曲數十終售金數萬蘭子被酒霑醉益有驕色會日暮二熊不時得豢瞪目跋扈不復肯舞蘭子鞭之彌急市人有竊笑者蘭子恥熊之反已因假利兵欲刺之二熊驚躩批蘭子而殺之復旁傷數人突出譙門大譙卒并力殺之於口周噫獸與人嗜欲不相遠畜之以理猶可屈伏而蘭子見利忘義求

之不已力窮變生反受其咎宜哉昔東野馭馬顏闔曰稷之馬必敗馬力殫矣而猶求焉寧斯人之徒歟

酺說

客問曰朝家設酺宴之令享天下高年質于古經何禮之處答曰先儒顏籀有言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以爲酺然予之所聞似異於是酺爲神名音如步讀本于民里因祀而合飲耳周官大司徒族師春秋祭酺先鄭說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後鄭謂族師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蓋古之爲民者防遏爭端酒禁最重惟

祭祀鄉飲得以行禮細民之室不得常御書曰無彝酒此之謂乎漢承秦法於周差近流風遺書頗有存者故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者罰金四兩是則醴醪靡穀廢于私室之間遺飲食合釀繫乎君上之橫賜西京文景武宣之代時有醕賜本之歸於祭醕之禮因餘福而弛酒禁也故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醕五日媿五日且羶媿亦祭名也漢帝以立秋祭獸因以出獵是則祭醕而後民飲酒祭羶而後民搏獸一切之制於義自均今許媿爲祭而廢醕爲神破一體與二說近乎攻異端者矣三鄭之詰周官多況漢法

其言醕也乃云有螟蝗之醕人鬼之醕夫三鄭目見漢之有醕祭因令民之會聚酒食也故於族師之詰意悉事詳苟無其端不容憶測客曰然則今之醕今或未思其本耶子曰否酒禁行於古故漢之醕也民財自出得以達夫家酤權施予今古我之醕也君澤所頒專用寵者臺禮與世變名隨事易損益之常也何執古禮而處之哉

字說

高祖紀七年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注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形鬻故曰彤古彤字從彡髡膚

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說耐當音而如說則音乃代反其義兩通耐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予以顏氏之說似不審應音及誤引許慎說文不了其義更有兩通之語且耐無而音止於乃代一音耳案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鼈三足之能爲能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云耐音若能此能鼈乃三是足能之能能耐自然聲近矣本不爲而音也顏氏云而謂頰旁毛案說文自訓而字爲頰毛耳象毛之形至耐字直釋云罪不至髡則顏氏謬應意而誤說文其失明矣

王杲卿字說

字之言滋也名之外滋其一稱古君子因用表德焉陽秋大夫褒則書字禮經男子二十冠而字厥惟舊矣琅琊王君仁旭字杲卿既式是道且欲本而推之以充其誼予辱君請得以文陳旭者日之旦也本君含章自內不待於外也杲者日之出也本君厥修時敏寢升以著也仁聯昆仲之次入慈比也卿同士子之稱勞謙象也凡道不闖休篤實光明章大未有能發乎遠也若君家大門以三公建上將威略折衝爲

時長城勲在王府耿乎當世君承德厚之愛孺筮於  
賞典宗讓下賢不以倨實自安靖恭肅給人服華伍  
其有意乎緝熙于光明發于事業歟又將不衰其孝  
謹而念爾祖歟昔君之先代有元長者自比扶桑暘  
谷今君遡洪源休令聞還以旭杲命之則光輝日新  
世其家者有待於君矣

錄田父語

歲維孟冬京縣大穰戶既還定鄉無捐瘠室家溱溱  
厥聲載路於是先生命從者具柴轂適野而觀之汁  
者滿篝稻者如茨饁者弗仇餉鉏者無德色糴不閉  
隣輸不爭承欣欣然以盡四友之敏先生乃揖田父  
進而勞之曰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雖然有秋之  
時少則百困大則萬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田  
父俯而笑仰而應曰何言之鄙也子未知農事矣夫  
春膏之烝夏陽之暴我且踣跂竭作楊芟捭屾以趨  
天澤秋氣含收冬物蓋藏我又州處不遷亟屋除田  
以復地力今日之獲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我俯  
有拾仰有取合鋤以時衰征以期阜乎財求明乎實  
利吏不能奪吾時官不能暴吾餘今日樂之自我享  
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閱天下事多矣未始見不

昏作而邀天幸不强勉以希帝力也遂去不顧先生引車而歸從者曰夫子何讓也我直彼曲請得還辨之先生曰不可淺丈夫悻悻然盜天功以私己力乃自記之矣奚獨父之誅焉

壽州西園重修諸亭錄

州治下蔡八十載天守牙居惟有黃堂便坐與吏民賓客相見無它觀游庸息我私前人或指是爲傳舍不一二歲且去矣亟我勞而遣人逸乎訖不肯營子友集賢王君子野以景祐三年始來領州陋前之爲不藏其言乃取四偏隙地表三百弓治而園之破麤

場蕩虺區荆蕪蒞榛百板以興崛然而高於眺望宜則以爲亭奧然而幽於息偃宜則以爲堂析置八區翬棘相望不決沼沚平疏圃畦射焉有墉庇焉有櫺取材於官役不逮民春秋以展地主勤之歲月以休公家之勞禮成事時身有餘佚州人駭觀嘆美一辭自是署制劇雄宅邦不若矣當此時子野以治績聞號爲異等由是觀之繕葺燕居果不害於爲政政之不立雖有廷內尙惡乎興慶曆初年秋七月予待罪于茲距子野之遷歲才四舍其間凡五易守而前之胥宇皆土圯木撐階塗缺殘罅風激雨壓焉有漸非



來者不善繼蓋不暇已予也幸而暇其明年因得新之壞者支蠛者鮮蒼者夷汗者浚潛奇伏妍一日並還庶乎子野之志及予而大備嗚呼人之言吾廩帑是力刀筆是總苟獲濟矣容膝之爲多尙何務爲是舉不知君子之道且先王域民也四惟士以閒宴處之高明輪奐各有宜適仁義之所談教化之所謀體神胖王乃能自力於道况吏二千石居峻制嚴表的千里偪而無差如等威何予是以見人之言與子野之道得失有間矣初子野落成石君曼卿鑿石紀其詳及予完復亦用史臣之法謹時月文以忠告之誼詔後來云

西州猥藁系

西州詩今分類在此集內

西州者益也猥雜也藁其未工之辭也始予以嘉祐初來爲州州大務叢日操刀筆坐閣下吏環立聽命必取判乃得去又主勞賓客皆有常處一不可廢會天子促上唐家書遣使者就索傳草經三時乃悉送官凡再朞之間身事事十八以上操楫佐轅伎不兩工故於它論著不遑及也惟覽山川采謠俗觀風雲怪奇草榮木悴歲時故新朋昵判合時寓諸詩詩者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也所以怡性情娛僚賓故

景文公集 卷之六  
狹章不爲貧積韻不爲廣悼於往弗及哀樂於今弗  
至流自假守至滿更月哀日次凡得百餘篇雜內褚  
中命曰猥藁野庖之芹窮緯之蒯自愛而不忍弃也  
或曰君之詩往往爲邦人寫去柰何不如因出之可  
見本末予愧不能計卽諉門人邛州從事段繹釋之  
書而刻之石置大智禪坊之亭噫後之人孰爲我竄  
其辭削其冗掇所得百分一以備樂府雜家俾知治  
世之安且樂云廣平宋子京自志

題司空圖詩卷末

唐司空表聖隱虞鄉之王官谷唐亡表聖死無子家  
書湮散後百五十三年直宋嘉祐歲己亥武威段繹  
得書一卷示予曰表聖詩藁也紙用廢漫字正楷凡  
詩十有二篇此世所傳表聖筆其真不疑繹以重番  
治背髻軸錦護首粲然若新其勢不數百年不泯也  
噫表聖賢者也以其賢故一物一言爲後人愛祕若  
此寧當時之人舉不及後人之知表聖耶是不然同  
時者媚異時者慕尙何怪哉繹得於虞鄉尉孫膺膺  
得于谷口民張張傳之祖祖嘗爲表聖主閣云廣平  
宋某記

福巖院種杉述

福巖大士嗣居之九年營復仁祠以舍大眾仍山取  
勝披巒發奇雲征鳥革幾二千室佛事侈大邦人歸  
嚮望門生信造壺益虔牧攝隴戾更爲清靜又命其  
徒環院且百里廣樹杉焉師之言曰嶽之陬莫杉爲  
良今視我居水火之不可常堂構之不可怠苟無其  
備謂吾能外助哉由是日蒔歲營數盈十萬順其陰  
陽時其上中築而培之灌而澤之負緣阪險半散巖  
藪望之離離卽之泃泃搖風之所偃拂膏雨之所沾  
泃春綴其理秋勁其膚童而口然默而惟然牙葉奮  
張枚幹夸肆於是大者中梁小者中杙直者爲稅反  
者爲枿若乃胥宇僦工大匠經始斤斧所度繩墨所  
習從容口指萬楹可具不丐林衡不諉縣官茲爲長  
利其可加已先是州將下符爲申厲禁又檄院幹得  
專護焉已而衆謀丐文俾信於後予聞管仲有言十  
年之計以木百年之計以德師今爲未來世思患豫  
防不直十年計也樊仲欲作器先種梓漆人或嗤之  
後得其用更從假貸則今之昧者得無嗤師之遠計  
乎亦且異時從師而求假也師名省賢以傳付密要  
始處藥山大唱宗旨旋舍石霜黑白不釋之故又居  
於茲三坐道場一用真諦今予以有爲之績可述之

言以美于師是非謗法也哉雖然不謗不足以爲法師其著吾文無介焉州符衆樹杉者之名刊于石背

景文宋公集卷第九十八

景文宋公集卷第九十九

論

有若論

太史公仲尼弟子傳稱孔子既歿弟子思慕有若狀

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云云

謂月離于畢及

商瞿年長無子事者

有若默然無以應之弟子曰有若避之此

非子之坐也予嘗推本其文此殆鄒魯間野人語耳

若夫多能攸縱淵泉博厚與日華天極不可階而踰

者此固卓然異稟理絕夷等生人以來未有如之者

矣及夫天不憖遺人將安倣服膺之徒悼惘無所則

尊其言而奉行之可也數其教而懋明之可也寧待  
索目皮之肖似席師訓以咨決握衣避席北面而事  
之使弟子皆愚人也則可若其少知一體寧不謂之  
痛心哉夫蜥蜴似龍不以御天砥硠象玉弗容禮神  
泮實擬日羲仲面之寓木偶焉僕夫云之何則真假  
有區甚愚能判狂聖殊品惟材誰強今乃遁道德之  
實据形髮之偽扳而立之質而逐之是先聖宜被竊  
玉之誅案陽虎竊寶玉大項羽可虜降媯之錫舜重  
羽亦重瞳優孟足俾相楚孟似孫叔敖也虎賁亦當佐漢虎賁狀似蔡邕  
魯多君子一何勃哉是使在三之義永廢於師嚴無

服之喪下同於儒戲昔周思召伯猶能愛樹越求范  
蠡因用鑄金自假物以懷賢非望人而責實較之茲  
事不以優乎及觀孟子書亦云子夏子張子游以有  
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曰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也已由是  
而言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又安有離畢亡應商瞿  
乏對撤坐攘臂事之弗終之論乎古人多失實於傳  
聞此其驗已

和戎論

客問主人曰蓋聞王者受命繼天作主盡日月之所

照以爲臣妾極霜露之所墜以通文軫內撫諸夏外威四夷蕩無與名尊無與上負固不賓者抗大順以肅之恃險與馬者誓六師以夷之上以取侔貲比崇之勲下以定深根固蒂之業此堯舜所以稽古商周所以播憲九伐所以作六籍所以書萬古之同風百王之不易者也今大宋奄承駿命光有中區敷至仁高蹈乎先帝篤洪伐茂對於天下自武祖立極文宗拓統承五代之殘殺屬九州之屠裂孱王僞帝分據州郡游魂之虜當陽有和戎之義綈帛之錫委屬於金微歲時之饋相望於絕幕寬以愿法若奉驕子意者殆非聖皇所以操絕瑞垂無窮之意乎夫率鳥舉之民不足當一縣之衆驅烏合之卒不能抗八陣之師而執事者不以此時長驅而深入係弱而累老躡冒頓之落鞞翕侯之旗方且規規然詢樂成之近議捨慮始之遠謀識一勞之淺害忘久逸之深利此賈生所以請屬國終軍所以求長纓也蒙竊惑焉主人喟然嘆曰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內不識其外也夫持反死之類與論春秋之變則極矣從尺澤之鯁而謀江海之深則乖矣僕常惡聞其說今爲子揚確而陳之夫天生五材民之經用守在四夷君之

善教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爭者末節可遏而不可召故善師謂之不陣至仁所以無敵子貢足食以去兵爲先楚王還師以禁暴爲德先諸夏而後夷狄限中外也修文德以來遠人賤爭戰也故聖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而後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爲討其君除其害救之塗炭毆之仁壽而已故七旬所以格後予所以怨三舍所以降一戎所以定此聖人用兵之大略也夫匈奴之患爲日久矣虞書有滑夏之誠禹謨著卽叙之戎以高宗之明不能息鬼方三年之役以宣王之盛不能休太原六月之師高祖困

白登之圍孝文警灞上之戍斯皆當鴻均之代困侵畧之暴驚邊抗士烽舉而燧燔飛芻輓粟雲屬而波委以至甘辭重幣命奉春而和親撫髀擊節思李牧以爲將此皆窮聖發憤計深慮遠之謀也是之可以德服不可以兵碎在乎嚴備不在乎深入且匈奴城郭之守廩庾之備羶肉酪漿以適口革笥木薦以便體桀鷲相尙遷徙無常厲折膠之威騁新羈之足蒙犯無鞞痃之疾勝敗無讓救之援輕齋而入則師不宿飽轉粟而前則重不及事得其地幽陰慘殺不可以播殖輦其財荷旃被毳不足以祭祀并其衆被髮

左衽不足以使令糜弊中國以奉絕域非惻隱之人  
血戰不解勝敗參半非定功之武且秦皇藉破從之  
勢舉推鋒之師東轉琅琊之粟北收河南之地及其  
末也天下愁怨民不聊生於是乎始有陳勝之亂漢  
武據數世之憤矯前代之議築朔方以毀左臂通烏  
孫以裂右肩及其末也府庫殫竭貳師外叛於是乎  
始罷輪臺之卒由是觀之力非不足士非不勇其勢  
然也則李斯謂之非完計嚴尤稱其得下策不其然  
乎是故聖人知亟戰之勞民則懷之以恩信慮內侵  
之爲患則嚴之以亭障來朝也不徵其玉帛請和也  
厚結以盟誓入而寇也禦之以整引而去也縱而不  
追春秋賜以奇贏之帛關市通其貿遷之貨汎惠以  
撫之畜力以待之然後可得而制也今子乃欲捨盛  
際而論爽德徼小利而階宿旤亦以謬矣且往年單  
于有南牧之患上聖奮濯征之旅輕車突騎分布於  
寶城斬馘擒俘獻功於行列旬日內戎醜大殲當此  
時六羸之君賢王之師震怖相視鞞譯狎至咸願移  
珍款塞息軍旅之事放牛休馬爲兄弟之國尺奏旣  
入諸帥會議多以謂虜衆旣壞歸路且絕內無抄畧  
之獲外無求應之援屢挫其銳罔有鬪心計者不若



陰許之和且懈其志然後詔環衛之士勒兵堅與之  
上下又命沿邊之郡乘高守險掠其輜重命一上將  
躬率銳旅以當其中如是則不數日單于之頭可致  
於麾下矣惟天子獨觀昭曠罷退衆說以謂獲而殺  
之非勝殘之道遷而處之非順物之性搏之於敗非  
勇許之而背非信一動而四失附何爲而可哉乃大  
賚其衆厚答其意漏以吞舟之網結以刑馬之盟自  
是已來朔野之民息肩於奔命龍廷之費厥角而請  
朝因斯以談則來而拒之成湯之甚武也拒而勝之  
文王之三捷也服而捨之唐堯之至仁也撫而安之

宣帝之重威也按六經而校德歷列辟而論功聲明  
之盛殊尤之代未有若斯者也傳曰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宋德可謂當之矣  
客曰然有是言且大雅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春秋  
美九州共貫六合同風爰自晉室召戎伊川被髮種  
落旣盛干戈日尋侵伐我邊疆憑凌我畿甸是使先  
王桑梓爲歐脫之區離石將兵亂可封之俗至乎皇  
朝誕命疏俗來廷而匈奴尙竊據幽都首鼠北鄙先  
帝念遺黎之困承戰國之餘姑務救寧未遑弔伐洎  
我后撫期御曆柔遠懷邇財力雄富朝廷淑清躬行

節儉垂二十載禁錢流出倉箱紅腐介士拳勇神兵  
犀利坐籌之相決勝於內注意之將分命於外加以  
天休地寶霧集山委古人有言曰日中必蕪操刀必  
割是宜挾符瑞之感并賢能之力大啟土宇以成先  
志圖上方畧克復內地斯必取之術也又何疑焉主  
人曰甚矣客之不知言也夫公劉避狄人而去國周  
德不以衰孝元棄朱崖而罷戍漢道於是顯貪外虛  
內君房之格言費十愛一子雲之深誠况乎蕪絕之  
域瀉鹵之地黠虜之所處共工之所流得其域不以  
益廣失其衆不足損威且政莫大於安民禍莫大於  
從欲今不忍悁悁之憤而歐元元之衆擠之幽冥之  
域以攘尺寸之地嫁從欲之禍墮安民之政歲月不  
振師人流離則禍可勝道哉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  
深也地利不如人和之愈也古者不居之地不牧之  
民靡與受朔安足煩中國是以封甸要服限遠邇之  
宜義懲貪驕戒兵革之舉過此已往聖人所不論矣  
方今鴻明之化安若覆盂密清之風高邁垂策今子  
乃欲秉翻然之成議苟無用之虛文勞四海之富復  
一州之地亦以口矣且子徒惜匈奴之獲我幣帛曾  
不知懷其部落使遠徙漠北徒見匈奴之竊我土地

景文宋公集 七  
曾不知羈其王侯使自致闕下謂符瑞之可恃曾不知安必慮危謂將帥之可用曾不知師曲爲老言未卒客降服而謝曰鄙人黠淺泥於聞見牽膠言而踰侈慙執古之醕聽而今而後乃知聖人之事業非匹夫之所知也

蕭望之論

子嘗論望之之爲人也始以經術論議有餘引是非爭大體據位持重有直質而無流心身爲儒宗臨大節而不可奪信乎中興之名臣已然或取名而忌其尙慕古而不適事顛已而果於用辯好任而罔能擇

人斯亦賢人有所蔽乎春秋不捨許世子之罪世子賢者也君子因可責而責之所以昭判淑慝使後之亂臣賊子無所旁緣以竄其惡曉然知功罪之不得相掩故予竊用論云當地節之初西羌內叛軍興穀貴裁足相給於是張敞建言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入穀贖罪務實邊郡賢於橫斂可謂上術矣望之乃援堯桀義利之分天漢盜賊之驗引古自高沮其實效苟以謀不出己快私任情韓延壽治東郡爲天下最代望之爲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名出望之遠

甚望之因令御史按問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十餘萬延壽亦校望之放廩犧錢百萬于時望之得君由是上不直延壽窮竟所考望之卒以延壽修治車甲三百萬僭上不道以弃市論此則取名忌上之一驗馮奉世奉使西域於時莎車殺漢使劫諸國謀降匈奴奉世策其雄長則西域非復漢有遂節諭諸國發兵誅之威震西海大宛請服可謂敵王所愾厭難未萌矣宣帝美其功議欲封之望之建白以矯制違命不可爲法開後奉使者爲國生事奉世用是不得封耿壽昌奏言糴穀三輔省關東漕卒三萬人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則增價而糴貴則抑價而糴權節其用名曰常平望之知其得幸於上不能無少望復言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民果便之此慕古不適事之二驗張敞旣爲京兆朝廷大議白處便宜公卿皆服與望之于定國相善元帝卽位或言敞名臣宜傳輔太子望之以敞任治煩亂非師傅器廼罷之知丙吉長者上所素重因劾言三公非人評裁隱切亦以過甚此則顯已用辯之三驗孝元之世望之數宴見陳治亂惡石顯之傾反而漏其幾誤鄭朋之譎誑而納其說終之君臣間隙爲

便嬖堅合而軋之此則好任不擇人之四驗孟堅稱  
 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社稷臣也斯可尚矣若前  
 之四驗寧所望於蕭傅乎君子是以知材全之難三  
 景文宋公集卷第九十九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單一

雜文策題補詞

對太學諸生文

諸生有過臣學舍諗臣曰頃聞縣官清詔修復儒宮  
 仵圖既吉考定之中築登削馮驟見其功順珍坤以  
 營勢憲圓壁而回離超夏越子與虞同風革有鶉之  
 好音挾兩豆之羣龔蓋有日矣今茲乃詔大匠罷其  
 營理收絲反汗縉縱愕眙廢星螿於九仞止天崧於  
 一簣寧道之遂污文之將墜廢仁義於黃老謝詩書  
 於佛諦何沒振之甚焉臣揖而喻之曰宸辰聰睿天

冢謨明協恭大化速建如瓴重惜百姓噢咻羣生今  
太學歲直其地故縣官避而不營慮陰陽之盪擾損  
樂獻之洪寧又以庠序體大之事縣官亦欲不亟其  
成然弗聞其遂廢也諸生悄然曰先生見欺哉大道  
宰時萬物均利先天後天不恤禁忌有而言之亦祇  
以異恐先生之迂也臣應之曰上聖不凝滯於物故  
能與世推移雖神造之脗合懼細黔之無知是以韜  
先見之遠畧徇昆命之邇詞俯同億兆不顯其幾俟  
厥祥之歲習遵考室之多儀上取陽秋吳越之誠次  
驗禮經子卯之譏宜乎昧者不見其堂奧而僅在乎

藩籬也諸生曰然則先生之謂體大之事不亟其成  
斯言非是何據於經且夫陶姚勛華商周文質每舉  
大物未嘗曠日是以靈臺經始而詫庶民之功桑陰  
不移而示聖功之疾又况太學者綜王度之稱首導  
天常之自律獨淹久而弗康將寢微乎學術不披其  
華焉取其實愚竊疑焉臣答曰諸生可謂拘文牽俗  
迷乎大方恃螢爝不知白日之出視藪澤不識鷓鴣  
之翔今將伸子之偃箴子之盲牾陳帝絃槩舉皇綱  
竊聞太平之基不九年則不能載其德故源其浚則  
流甚長成之暴則壞自亟虞舜歷試諸難而納大麓

景文宋公集 二  
周文匪棘其欲而王西國彼寧樂乎淹郵哉不得以已也今縣官丕天之大彌文之緯以絃頌不旬日而孚習俗不朞月而改故先發號乎首善將定功於四海使含生旣其祇庸多士薰乎孝愛然後鼓而動於庠序沛有餘乎方內亦猶樹木者爲計於十年成閏者歸餘於三載此天道之常倫奚致疑而驢駮况縣官樂育士類申飭官師講求本本之說丕迪安安之基雅三而肄雩詠而歸雖暫停乎丕作且不忘經構之宏規何謂其遂廢哉諸生赧焉汗下逡巡避席曰鄙人寡聞猶醯雞然微夫子之發覆孰知天地之全

策題三道

問兵之設久矣雖甚盛德之主未有不養威蓄衆以平亂略制民謀帥以經王事而能保鄣萬寓震疊四夷乾剛雷聲莫我之禦者也故昔之高才上哲謀臣猛士度攘宄之隙稽奇正之本著書定策列于家流祖述相因風烈如在然考其言則煥同著蔡質于事則或若筵楹略舉諸凡且會而要蓋聞萬人之命繫于擇將之善否則國之安危必取其練韜鈴之謀敦詩書之奧多識前載弗由中御乃可以克敵制勝尊主庇民然則絳侯少文功高漢籍成安大儒身燬泯

壘去病不學古法實破匈奴之強趙括能讀父書無  
拔長平之禍由斯而談則後之習孫吳秘術曉張韓  
所次者又奚益哉至若周以卒乘而王仁術也秦以  
功首而帝霸事也何車戰遺法墜而不復爵級近賞  
行之猶利將姬公聖制泥于遠商君暴政通于今邪  
抑又聞之弗教謂之弃民居安不可忘戰故國家內  
有五營七萃之衆外有剋屯乘鄣之師時無春秋訓  
以鉦鼓因彌縫偏伍之法爲擊刺坐作之容督責有  
程部曲不懈而論者復以爲平居則案圖易習臨敵  
則因事難期今欲捨陳迹而弗由則練兵無本蹈前

言而必用又應變或疎質乃武經孰爲彝法今當商  
柄前志細發壯猷總文武受任之殊酌古今養生之  
便其安也何教而善其用也曷舉而宜上體好問之  
心並陳有備之戒熟復條悉遲薦于朝  
問羌賊叛命甚逆天理揚埃穀馬盜掠邊人鳩鈔豬  
突輕進易退而疆場之吏習練未明決者貪功懦者  
撓敵出入五載未有成功遂使曾惡游魂自謂得計  
虐用部種多罪貫盈兵剽其頸晏然未悟朝廷愛重  
黎庶不欲窮追止遣師人嚴護亭堡然而餽饗之費  
苦於無涯屯戍之勞未有云訖衆君子講習妙畧發



憤上言故陛下垂詔有司引訪參欲以申口考長冊俾無遁謀衆君子其定志悉心熟復研究且豐利足食用兵之本也請先計遺利以佐軍興夫茗麩酒稅權於縣官矣而賈販告匱歲課不充今將流通轉貿官司交利如何爲法銅錫冶鑄化爲法錢矣而小屋儲積官帑爲虛將發出滯留變動萬貨如何爲制賦車籍馬行師之急也請博詢前古以便當世夫十萬爲率步騎相參今若舉而出征則輜重馱幕幾何而足菽粟苳稗幾何而計風雨暴露何以蔽障營壁屯置何禁侵掠又如坊牧閑監畜馬以時而官吏不肖

歲賸月削昨緣乏用賈於民間材非閑估類不堪戰今將蕃牧奏隴按求唐法則慮爲虜侵宇畜鄉亭遵用漢制則未救時乏並陳長利無諱攸司至於兵家之書久應論計地有九種悉載等差之名陣有八法各陳施設之要能悅禮樂者旣稱謀帥不學孫吳者亦自立功兩端異焉并爲詳確博聞該洽升薦諸廟問大事在戎尙德立武安天下者固不可以忘戰言聖人者非得已而用兵是以咨之輿論擇之多算伐謀制勝經武定功今諸生章騰公車身待南闕講聞方略之日舊矣上使有司廷試問所欲言固當愒臆

感慨條陳科則勿并勿遽明著于篇國朝軍制近沿  
五代外籍廂校內列禁屯無歲不踐於更無日不討  
於教指麾部分可謂素辨然或臨機逗撓違律否臧  
且罪隸刑徒漢驅以鬪賈人贅婿秦悉備行未始選  
鋒悉能破敵永惟其事頗用致疑何彼之不教而勝  
歟吾之豫訓而負歟周魏府兵號爲有法隋唐並用  
課效甚明今欲求六馱之舊章倣八柱而參帥詳言  
舊制折衷新規夫策待應機軍不中御而曹氏署教  
逆料合肥之攻宋祖封函直擒外水之戍盡去陣法  
反敗達頭之師追復車戰更詒陳濤之勦法與事戾

一何遠邪且如觸往亡之凶何城實克犯甲子之忌  
何主實興折麾沈水誰卽破奔飲酒變血孰應擒馘  
日辰弗驗刑德柰何至於聽同律之聲若爲取驗驅  
熊羆以陣胡法使然駐隊鋒隊進退之所宜圓陣方  
陣施設之安在四機行軍之要十利用騎之能夷吾  
三官必將備物晁錯六地各有便兵承天之邊要奚  
先王初之治畧疇急欽遲良誨升薦諸朝

補監生牒詞

國家崇飭儒黌招徠國胄厥修典學俾趣大成屬當  
著錄之辰茂謹程能之式備觀廣業咸序俊名噫申

景文公集 六  
錫百朋既善循於聖域寶輿三物將大對於王庭盍各良圖以副褒然之舉也

補進士李孝嗣充州學講書詞

夫子之意藏於經儒先生探出之以投學者使後世懍懍如古聖親炙于前講習之益大哉向學徒言於刺史以君深窮典籍雖白首不衰願爲諸生譚思博喻俾躋厥味而升諸堂君其無辭宜補州學講書故牒

補鄉貢進士張景純充學錄詞

學舍庶務須雅才領錄之君向已總攝會與計吏借故虛席不補今君之才未克施有政宜還學官振綱條觀所措置是亦爲政云宜補州學學錄故牒

補鄉貢進士趙肅充州學教授詞

士之入學至大成必因夙儒碩生引而內諸聖賢之域以君博物多識求文章法度今肄業之彥褒然朋來君當示以規模棖闡拂所蒙而先明之得英材教育孟軻所樂也刺史慕焉今補君州學教授

補鄉貢進士劉傑充堂長詞

前日以堂長在學錄右主者言學錄錄一學事堂長爲諸生首位當在次孔子曰必也正名刺史是以曉

有司釐正今補君州學堂長其率諸生典學無忽故牒

蘇洵

有蓋障風樂也陳與義詩今蘇詩與學婦姓

本序當示以蘇蘇詩關蘇河樂而決也之詩其詩

越以詩制詩之端非文章志也今執業之有與然則

士文入學至大如必因是詩詩全而內精聖賢之

蘇洵

蘇洵詩置景本蘇洵天官蘇洵學學詩詩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單一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單二

齋醮文

乾元節宰相開啟道場齋文

伏以若水開祥契上聖千年之運祇園修供資能仁  
衆善之因恭憑無量之福田仰祝延鴻之睿算伏惟  
皇帝陛下體元行健累洽重熙荷靈命之睠懷迪先  
謨之懿鑠昭德而誕膺純錫敷文而交舉上儀在璿  
克集於歲功鳴社爰臨於誕節萬邦咸乂九序惟歌  
某官翊亮天工協宣皇極率勵同寅之志克申順美  
之誠當華渚之令辰獻堯封之善祝躬趨寶刹特啟

景文先生集 卷一  
淨筵四事香花羅寶階於兜率六時鍾唄演梵唱於  
魚山繫勝果之圓成佑鴻基於悠久皇帝伏願宸居  
樂豫壽域歡康固守位於金輪齊卜年於沙劫法雲  
溥蔭將德澤以長周慧日揚輝等皇明而久照某官  
伏願茂膺戩福益顯嘉庸彌宣調鼎之勳上贊垂裳  
之治然後願寵均朝著恩浸寰區官師咸罄於忠規  
黎獻竝躋於富庶大包瀛表細及昆跂仰沐加特同  
茲饒益

罷散道場齋文

伏以薰風叶序寶月向盈記祥虹華協之期著金鑑  
露囊之盛虔趨福地大啟眞筵整朝野之歡忻集人  
天之瑞福恭以皇帝陛下茂膺瑞命祇紹凝圖待日  
垂裳冒洪禧於海域彌旬舞羽偃師節於方陸順履  
佳辰夙標聖日旋貢琛而展慶鄰疑玉以伸歡某官  
襄贊大猷翊宣至化欣誕彌之佳節集延祝於羣倫  
哀對梵仙宣揚祕典光闡佛乘之最上迎天算之遐  
皇帝伏願湯德逾新堯章增煥九河開與五緯循躔  
綿周億載之期長奉萬年之慶鋪昭惠命永庇含生  
某官伏願穆景三階凝和九鼎竝翊帝猷之亮交隆  
國棟之華然後願鳴玉翠蕤藹藹贊清寧之運游童

景文公集 卷之四  
逸老熙熙樂仁壽之場

乾元節功德疏右語二首

右伏以星樞爍電仰屬聖期龍藏貫花普陳淨供演  
迦陵之仙韻顛震旦之歡心伏願陛下齊永寶天均  
華慧日如山委貺拂石迎年曼丕算以無垠撫慶圖  
而增固

右伏以國家寶祚綿長洪基丕固惟正陽幾望之旦  
乃元后克生之辰列辟投誠百靈薦祉延梵宮之開  
士集淨會之良因上奉至慈永臻純嘏帝圖累盛益  
隆百順之祥睿算無疆共罄萬年之頌傾虔懇祝倍

萬常鈞臣某無任

右伏以瑞旦流虹茂紀清和之序聖猷濟日允光雍  
盛之期率土胥歡後天申祝恭卽布金之宇竝啟貫  
花之文盛供柔嘉清流滄濯冀憑妙果祇達虔誠續  
惠命以珍疆擁珍圖而俾熾永孚鴻貺臨撫羣元

祝聖醮文

右伏以上聖推仁萬靈蒙賜無能名德况用謝生是  
以祇案齋科仰祈仙極發藥晨之幽蒞步璇宿之祕  
綱月律一周熙事云集所冀區區之懇上洛於真游  
丕丕之基隆於宸祚億齡俾熾景化常新無任懇

禱之至

昭憲皇后忌辰讚佛文

伏以仙驪上賓邈靈遊而遂遠星龍綿舍儗遺範以如存式臨奉諱之辰欽薦無邊之祉伏惟昭憲皇后歆祥聖武宅順坤儀首基椒極之華參翊蘿圖之永懿猷茂建柔化丕昭悟真諦以收神衍慶謀而垂後今皇帝永懷徽則介助真詮悵先忌之環經疑孝思而叢感祓除金地披繹寶文旅華祓以巡香儼珍羞而侑供冀憑惠果上續勝緣昭憲皇后伏願法露普流慈雲周蔭晏居淨界常爲十號之證明願在朝家

彌極九皇之高治今皇帝伏願奉承鴻緒增鞏丕基絕瑞高符交天人而相答尊名盛德煥日月以常新四序順成八風和布臺師偃戢原稼豐甘然後願磐石英藩永茂維城之業乾台哲輔益隆醴嘏之勲官師胥叶於忠良黎獻竝躋於仁壽

禳災道場開啟齋文

圓照普臨羣生攸賴顧伉儷之屬疾歷旬月以未寧用集禪薰載披梵筴所冀滌驅衆咎叅介繁禧俾損病腦之勤回爲清淨之報投誠至切垂祐是祈

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法緣交濟庶彙蒙成方內闌之纏痾匪至慈而曷禱式延淨侶敷叩靈篇冀緣懺謝之勤併釋咎殃之惱諸方回鑒萬倍迎休祈仰所兼祇肅于是

禳謝醮文

臣於慶曆八年被命案視商胡決河於時將議修塞財用未辨民無聊生臣恐智慮昏愚不克集事默發心誓仰叩上真願開發所見冀無迷謬其年遂建議罷修河口休息兵民朝廷頗以爲便免於罪悔神實佑之今謹修薄具歸謝靈造冀臣自今以往凡百所爲每賜警寤無陷非僻無墜咎辜無謬正作回無迷

禍爲福敢因報祀兼達至誠

祈雨醮文

比以蒙常示咎政失有初慮取怨在人或移災於歲內省云屢遠復逾非用款藥都之庭恭展霄綱之式晝御三復熙事具成願除貪隧之災且祓帑塵之晦順氣來應嘉澍滂流螽蟧弗生札癘咸弭惟彼蒼之垂鑒顧自尊之難逃叢譴尸臣回祐黎庶至誠罄列真庇是依

知州益醮文

臣荷天子眷委臨撫西人立功賦事多所不逮慮索



景文公集 卷之五  
五  
智窮日負罪尤永惟巴益之地生聚百萬臣爲之長  
脫一繆悠民受厥愆今者上啟天帝高真列聖垂監  
下臣矜照危懇俾發寤未通濯祓暗冥使裁處寡悔  
措置時當上不諉朝廷之法下得遂黎庶所宜嚮方  
遠罪實天之貺

生日設醮文三首

臣蒙朝廷任使提總九州安撫兵農使各就厥緒雖  
日夜極慮期副帝心然恐智昏識淺差失輕重不適  
事中上詒國羞下取民怨故因始生之日祇禱神靈  
懺謝曩愆開發後悟薄品澄酌仰薦至誠昭鑒在下

惟賜裁許臣遭遇盛世名位過分惟始生之日上懷  
考妣劬勞無報投誠天晨開佑餘福焜照幽冥超悟  
上真俾臣悉力得免罪悔無任懇禱之至

恭以至仁臨下幽感必通臣永惟所生不克攸報流  
光環及危懇無歸是用案式清場投誠妙蔭冀聖真  
之臨鑒察怙恃之長違紛委餘禧茂延先烈明威在  
上敷訴云依

伏以塵界喧卑人靈紛沅或時屯日厄或鬼觸崇纏  
或違攝取痾或妄動成悔沴氣相輔私居不寧仰惟  
丕覆之仁下布無垠之蔭敢持丹苦祇叩高真願垂

營護之慈俯濟危疑之困振除後害涵泳餘祥飈歛  
可通誠明茲罄

祈福醮文

伏聞庶品每生有爲皆罪至慈無上自新者容敢據  
斯言昧陳危赤伏以臣本乏材力過冒寵名入侍禁  
嚴出領藩劇多厯年所未報國恩而智慮昏蒙舉措  
違遯刑罰弗中賦敘失期感害至和自取幽罰遂致  
疾苦綿跨歲時祝不信辭鬼用牧室撫心內省詒咎  
有初今者祇潔清場廣延上士披拂琅蘊申啟珠篇  
備舉明科祓除餘責臣今願洗濯情府茂對聖真已

造之非從而知悔將來之殆決不再爲少穰降禱之  
來仰幸添齡之貺披宣至苦監照是依臣稟生暗愚  
少小多病十有三歲慈母見損年甫及冠又失父蔭  
訓誨弗終志操晚立行年二十有七乃始登科片文  
單伎遇天子十有六載擢爲從臣或外領劇州或內  
幹繁局邊要帥領皆責便宜每念短謀謬計弗暢人  
事輕重失措處置乖方下情壅隔庶務漏罅貪榮冒  
祿苟進偷安雖逃邦刑先罹鬼責抱疾沈頓出入三  
年寒暑交侵藥石無效誠恐值乃厄會不復永年內  
求諸心敢不知罪向者預編條敕兼領史書情淺意

景文宋公集  
迂斟酌無準識昏學陋褒貶妄加幽明難誣報應俄  
至又如獄案繁重軍律峻嚴從權作法臨機制變纖  
微有失生死頓乖及茲追咎慘如焚灼伏念訓有收  
過法容自新況惟高真必許悔謝若乃命曆素定安  
敢有所至於生理未終則將自誓已往之咎訖靡再  
造未來之惡罔或輒萌履于有常戡其過分見寵思  
辱在安念危損怨鋤驕踐言慎獨不敗人成已不掩  
短現長捨五欲濁緣去六塵妄念漸臻寡過以贖曩  
愆明神在前慈衛如咫尺有渝茲戒是殛是顛崇降大  
厲有如皎日無任懇禱之至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單二

